



本土文本

麻袋 (小说)

□响雷



民国二十六冬

□瞿溢

也不知是谁家的小板车,周荣宽白捡了来用,轮轴有些缺油,每转一圈都要吱嘎一下,每吱嘎一下,他的心就咯噔一下。黑夜里,城中死寂,远处偶有一两声犬吠。真不该做这种事的,他有些后悔,更多的是害怕,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慌张过,做贼一样。

出和平门向北三里,路越来越不像路,他停下来擦擦汗,喘了口气,胆子又大起来。江滩就在前面不远,他把小板车上的麻袋扶了扶,继续推。他要在江滩边找一处荒地,把麻袋埋了。

麻袋里是他的仇人白酉生。

白酉生跟周荣宽年纪相仿,五十出头。他们住在同一条巷子,檐头挨着檐头,山墙贴着山墙。他们自打一出生就不是好邻居,而是仇人,不知从哪一代起结下的世仇。小时候,他们没少打过架,周荣宽额上的疤便是在十岁那年被白酉生的爪子抓伤留下的。二十岁那年,他们争过女人,两败俱伤,最终谁也没得到,两家积怨更深。后来各自成家过日子,周荣宽在崇善堂当伙夫,白酉生做了剃头匠,三日不碰面,碰面没好事。若干年后,他们两家的世仇又自然延续给了下一代。

他们两家山墙之间长了一棵小叶黄杨,碗口粗,据说上百年了,算是名贵古树,值些钱。周荣宽说树是我家的,白酉生说树不是你家的,他们为了这棵树没少吵架。也许溯起源来,他们的世仇就是从这棵小叶黄杨结下的。后来他们不争了,有什么好争的,树就立在那里,谁也别想卖,谁也拔不走,于是搁置争议。但他们又为别的东西争,为别的事情吵,就算没事也会找事。有时一大早,两人跨出家门赶巧四目对上,都鼻子里哼一声,各往东西,背后各骂一句,今儿出门遇鬼了。天注定他们尿不到一壶。

他们两家人格格不入,周荣宽一动不动。四野一片空旷,燕子机灵在远处,似江边饮水的巨兽。北风呼呼地吹,江边的浪声和枯草的摩挲声混在一起,不响,却空洞而遥远,像从地狱里飘出来的。周荣宽一激灵,往掌心里吐一口唾沫,搓搓,从麻袋底下抽出一柄铁锹,撸去一片枯草,开始挖土。

以后定神了,你闭了嘴,再也没有人争吵的。周荣宽跟麻袋说。他力气小,白天又累着了,挖一阵就停下来歇会儿。

好一阵子,才挖出一米深的坑,估量着大小差不多了,他把麻袋从小板车上卸下来,滚到坑里去。

我可交代你,到了那边,你们一家子团聚了,可别仗着人多合伙欺负我家女人孩子。周荣宽用铁锹指着麻袋说。

你可记好了。周荣宽铲一锹土,覆在麻袋上。

那天要不是我在崇善堂里做活计躲过一劫,也跟你一起下去了。周荣宽又铲一锹土。

没有棺材,你多担待着,能有个麻袋算不错了,白天我埋了多少尸首连个麻袋都没有,依着你那副嘴脸,被野狗吃了我都懒得理。周荣宽说。很快,麻袋掩进土里半大。

我说你充什么好汉,那么多当兵的都打不过,你一个剃头匠能干得过枪炮?浑身马蜂窝似的,还死攥着剃刀不放,瓣都瓣不开,剃刀你收好了,到下面继续干老本行。埋得差不多了,周荣宽胳膊支在锹柄上歇会儿。

咱们房子都给烧了,小叶黄杨只剩一根黑杆子,你也别记挂着,人土为安,咱们两家的恩怨算是了了。周荣宽说。

我记着你们是民国二十六年冬月没的,我孤家寡人一个,以后谁会记得我哟。周荣宽抹一把泪,用铁锹把耸出的坟头拍拍实。

周荣宽从怀里掏出一把纸钱,吹着了火折子,点上,火沿着纸钱扩散开。周荣宽烤着手说,别一个人花了,记得给我女人孩子捎些,我到处找啊怎么也找不着他们,要不是为了找他们,我也不会在巷子里撞见你。烟有些熏眼睛,周荣宽用手背抹了抹,越抹越止不住地流。

纸钱燃尽,火星子随西北风飞舞一阵,游魂一样消散了。

蚌殇成珠 (小说)

□袁金泉

雨,从早到晚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昏黄的路灯在稀稀的雨帘中,忽明忽暗。

她沿着泥泞的路面,蹒跚着来到一座水泥桥上,艰难地抬起右腿跨上栏杆,两只手用力抓住栏杆,终于把屁股挪到栏杆上。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硕大的肚子在栏杆上像漂浮在河面上的葫芦,上下起伏着。

雨,虽然不大,但早已把她的头发打湿。雨水顺着头发流到脸上,与眼中流下的泪水交织成一条条“小溪”。

桥下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她知道,只要眼睛一闭,纵身一跳,就什么都解决了,她想跳!腹部一天天膨大,肉体上的痛苦,已经让她痛不欲生了,而男友的绝情寡义,让她不止一次想到了死。

她出生在一个水网密织的鱼米之乡,高中毕业后跟着村里的一群伙伴,学着放养河蚌,培育珍珠。几年后,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蚌能手、珍珠女,培育的珍珠,晶莹剔透,饱满圆润。

22岁的年轮正是青春焕发、风采动人的芳华季节。花一样的灿烂,吸引

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一个比她大五岁的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成了她的白马王子。一年后,她忽然发现肚子开始膨大,出于少女的羞涩和无知,她用布把隆起的肚子捆了又捆,希望掩盖爱情的“结晶”。

然而,生活不全是美好的爱情,爱情也不全是甜蜜的历程。她的肚子在迅速膨大的同时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她和男友不得不走进医院,做了超声和CT检查。

晴天霹雳,医生告诉她,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患了卵巢肿瘤,可能是癌。她问医生能不能治好,医生说:如果确诊为癌,及时做手术和治疗,可活两至三年。而如果不治疗,最多只能活一年。

男友帮她缴了三千元住院费,就不辞而别。肿瘤的疯长,男友的抛弃,让她万念俱灰,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她逃离了医院,只身一个人来到海南,准备了却残生。身上只剩下三元,她计划着用剩下的钱,维持最后的生活。她在海边廉价租了一间渔棚,每天彷徨海滩,从渔民那里买些小鱼虾,回到小屋简单烹饪后当药

吃下,以维持营养。5个月后,她腹部已胀大到如怀孕10个月,而且身无分文。

路,只有一条,到了结束生命的时刻!

她漫无目标地在雨中走着,没有人注意她。她不想死在大街上,那样很难看;也不想死在大海里,葬身鱼腹,灵魂没有归属。她是养蚌女,她的生命属于河流、属于河蚌,她要陪伴河蚌,最好成为河蚌,在河床上静静地躺着,有一群草鱼、鳊鱼、鳙鱼、鲫鱼在周边游动……

雨停了,她不再犹豫,一只脚跨上桥栏,就在她侧身准备将另一只脚跨过桥栏杆时,她突然发现积水的地面上有一群蚂蚁沿着桥上的灯杆急冲冲地向上爬行,一只两只三只……她脑子一震,求生的本能让她猛然惊醒,这么小的生命都晓得逃命,自己为什么要死呢?她收下了架在桥栏杆上的腿,慢慢挪下身子,走到桥旁树林中,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不知何时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从东方露出了晨曦,一位寄居在桥洞里拾荒的老人

太太叫醒了她,塞给她两个馒头。对她说,姑娘,外面冷,早点回家!

回家!她想起了年迈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焦急地盼望着自己回家。望着老太太离去的身影,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一束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身上,她感到一丝暖意,这世上还有人在关心着自己啊!

桥下的河水在阳光照耀下泛起一阵阵光的波纹,她忽然想起曾经创作过的散文《蚌殇成珠》,眼看仿佛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

河蚌在水域中自由自在地活动,不时张开它那大大的贝壳。突然,一粒沙随着奔涌的浪花进入它的体内,可怜的蚌贝无法驱除侵入的沙粒,于是动员体内一切力量,倾注血和泪,将沙包裹,共生共长,终于有一天将沙粒化成了美丽的珍珠……

蚌殇成珠!自己现在不就是那只被沙粒侵袭的蚌贝吗?她不由得自言自语轻轻背诵起那篇散文来:“打开河蚌合拢的壳子,河蚌怀抱里那光滑玲珑的珍珠,如云蒸霞蔚,随清风进入凡尘,散发出耀眼的璀璨……”

鱼,我所欲也 (散文)

□蔡晓舟

童年的河边,留着初雪的苍白、留着季节最冷峻的面孔。同时,也留着何时“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询问。小河这样敞开心扉,假如没有一层薄冰当盖子,不知鱼会怎么想。

一袭寒衣,沿着杂草丛生的田埂,款款走来。抽出右臂的袖筒,依旧自缚其后,这条一年四季裸露在外的古铜色胳膊,血脉偾张、臂肌发达。然而,他并非笃信藏教、信奉佛学的红衣喇嘛,而是穿草鞋、背鱼篓、拖长竿,心中只想娶妻生子、养活一家人的村野匹夫。

口头相传的美味、祖传的绝技,导致他一有空就盯上这条并不宽裕的小河。手中的长竿开张于何年何月何日,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每当朔风来袭,河中总有一些被秋水养肥的河蚌,在焦虑地等待他的召唤。他也朦朦胧胧地觉得:是这条小河的精灵,在替他舍身尽孝。

踩着河边冻土,如同叩响一扇深

宅大院的门环。不知江湖上已有了传说,还是这种不紧不慢的招呼声让鱼心惊肉跳。安静的小河开始骚动起来,三条宅在水中巢穴,正在研讨“蠹”字处的河蚌,一脸懵圈。

耐寒耐晒的赤裸之臂,对于悠哉水中的冷血动物来说,仿佛一把削减生命的出鞘之剑。一摸摸其头、抚其背的生死游戏或将开始。

小河在默祷,他也跟着默祷:“请给我一个支点,我要撬动一条河流。”他的举动被鱼眼的广角瞅见,鱼也想祷告:“上耶,请再给我一次鱼翔浅底的机会吧。”但摸鱼人并没等这条鲫王开口,一根三米长的竹竿轰然入水,冰惨痛地裂开了一个口子,他如愿以偿得到了一个在烂泥中的支点。而鱼,仅剩一个摇尾转身的空间。

这条躲闪过江湖无数的明枪暗箭,未曾掉过半片鳞甲的鲫王,此刻,它并不想过于早上岸,做一只被人讥笑的冻雀。

它一面以灵动的尾鳍狂扫,试图扫出波澜不惊的气象,一面以八百片串缀一起的坚鳞为屏障,以抵御人间暖风凉飙的诱惑。只可惜,鱼还没修炼到电鳗放电、墨鱼喷墨的那种特技。即使有,也不一定用得上,因为它还没想好下一步,就被一张五指之网抓获。

随着他在金钩倒挂和灵猴探月的动作中频频切换;鱼在噗嗤出水的背景声中不断被连浆带水地投到岸上。

河上薄冰,感动于一场生活博弈,开始拓画起他的倒影。一只后脑勺飘着饰羽的寒鹭,缓缓地驻足空中,面对仅靠一根拐杖支撑,就能趴在冰洞边上掏空鱼窝的动物,好奇地看了半天,最后惊悚而去。

于小河,鱼为顾客,犹世界于我。刚才还身处河塘寒水的鱼,终于享受到了鱼生的第一次空气日光浴。似乎兴奋,仿佛快乐。面对即将轻歌

曼舞地融汇人间烟火,谁能知道,它们是欢腾跳跃地畅享俗世之乐,还是在以张合之口诉说着离水之痛?

“子非鱼,而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鱼因承载鲜美,让一片闪光的鳞片照耀了人类几千年。他的捕技,已不逊于口嚼可豆、赤手空拳力搏鳕鱼的印第安人。他的想法是:以手当脚、以河为径,走出一条天无绝人之路。一人一竿的古法捕鱼,堪称今天的非物质遗产。他不设大小通吃的网簖,不使用农药和下三滥的电捕手段。为不让虾兵蟹将断子绝孙,从他爷爷的爷爷开始,就遵循人和自然和谐的古训。这对于长大了不知去处的鱼虾来说,就是一道顿悟的灵光。一句话,栽在他的手里才叫一个值。

从此,各式鱼等纷纷有意无意往他身边贴。每当这时,鱼越来越像一柄帮他解围的刀刃,他越来越像一条脱网而出的鱼。

江海新韵



丽水,拨弄时光的山水与笛音

(散文诗)

□萧萧

云和梯田

一层层,向上的弧线,美学的指引。

山峦,是一张波澜起伏的宣纸,那抖颤不息的韵律,仿佛自然捧出的、华美的笔墨。

云和梯田,在初冬的呼吸里,呈现枯黄的倦意与安宁。时间,安置天地不朽,朽去的,只是我们不安的眼神。

美好的理想,山水的笛音,必须依附大地的衣钵。此刻,气息清宁的不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欢欣,而是云和梯田敞开心性,由着我们行走。

朴素的弦,拨弄人间仓库和桑田;还有,那蜿蜒的山之骨骼。

远眺。想到月光下的山风、明月、稻穗,想到岁月汹涌却无声。

近处,一株梅花初绽。寒朵白芒,别在梯田的前襟。

通济堰

堰头村。坐在巨大而清冽的水声中,仿佛修静之身。

松荫溪,柔软的绿拂尘,越来越无言;让我觉得它流淌的,只是沁凉的光阴和它本身的恩泽。

通济堰,改变了地理和人间;更多的,它像一种努力与克制的爱。荫庇与灌溉,回归了福祉,不再是泛滥的给予与损毁。

水声浩荡。

青山与绿水,在此处,交出了彼此的信物。

畲族沙溪村

闲静的一片翠叶,在东西岩脚下,成为摄魂的光晕与漩涡。

沙溪村。抬头见山,低头有幽深的慢,和光阴。

一狗,一屋,一石凳;一荷,一廊,一宗祠。所见,皆是山水润养的畲族烟火,山哈骨子里坚韧的光。

憋足的晚风 (组诗)

□丁逸

憋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羞耻的幽默送给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解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讨伐

买单共进会

这静止的、来自虚空的傲慢

被闪耀的像素颗粒堵住喉舌

难以想象,它默认了多少湿润的远方

随机掠过的飞鸟将成就你的下一次失误

只有油腻能够化解漫透生活的干枯

梦中人无序地醒来,告别湖泊中的黄金

无垠的青草地里,新鲜的空气被放逐

泪水按斤贩卖并附赠爱的誓言

谁和谁的谁